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主编◎戴庆厦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

WEIWUERZU HANYU SHIYONG BIANYI YANJIU

朱学佳◎著

陈章太 审订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RESS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主编◎戴庆厦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

WEIWUERZU HANYU SHIYONG BIANYI YANJIU

朱学佳◎著

陈章太 审订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RESS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朱学佳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1108-395-8

I. 维… II. 朱… III. 汉语—变异 (语音)—研究 IV. H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4824 号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

作 者 朱学佳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8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395-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语言变异与语言接触和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使用中,从母语向目的语过渡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中,都会发生中介性质的变异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朱学佳同志在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深感新疆少数民族在学习、使用汉语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很多语言变异现象。她自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起,就一直关注并收集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汉语中语言变异的素材和资料。2003年攻读社会语言学博士学位以后,便把研究方向和重点定在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汉语的语言变异问题上,每年寒暑假回新疆时,都实地进行大量的入户调查和材料收集。通过概率抽样调查研究,最终完成本书的写作。在研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呈送这部观点新颖、内容充实的著作,确实很不容易,靠的是她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也靠她坚实的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素养和严谨学风。

本书以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和应用语言学中介理论为基础,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统计,深入细致地分析描写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的语言基本面貌,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种种变异特征,以及这些变异项目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分布状况,并分析、论述了社会、环境、心理等因素对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的影响,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元回归的考察,说明维吾尔族的汉语使用变异现象,是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系统性分化,是有一定规律的。这样的研究及其获得的结果,对于具体了解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汉语发生变异的演变过程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研究第二语言学习、使用中的中介现象也有价值,同时对认识、研究汉语变异结构系统本质,以及具体审视语言变异与社会共变的案例等都有积极

意义。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从总体上看,本书的研究在视角和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确系一本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应用价值的专著,具体的特点是:架构比较全面,系统比较完整;统计分析比较细致、深入,说明论述比较准确、恰当;材料比较丰富,论证比较充分,结论比较可靠。因限于条件,本次调查的地区及样本量只是基本的,如能适当扩大调查地区,并增加调查样本量,研究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希望学佳同志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陈章太

2007年1月25日

于北京寓所永春斋

目 录

第一章 概说	(1)
第一节 乌鲁木齐市概况	(1)
第二节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现状	(4)
第三节 本书的框架结构	(10)
第二章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方法	(25)
第一节 调查目的、范围和对象的设定	(26)
一、调查目的	(26)
二、调查范围	(26)
三、调查对象	(28)
第二节 抽样设计方案及实施	(28)
一、抽样设计的原则	(28)
二、抽样方案的类型与抽样单元的确定	(28)
三、各阶段抽样方法	(29)
四、实际执行情况	(38)
五、抽样误差估计	(39)
第三节 语料采集、整理与数据说明	(39)
一、调查工具的准备	(41)
二、实地调查	(41)
三、语料的整理	(42)
四、数据使用与处理说明	(42)
第三章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分布考察	(43)
第一节 语音变异分布考察	(43)
一、辅音	(43)
二、元音	(47)

三、声调	(53)
第二节 词汇变异分布考察	(61)
一、新疆汉语方言中的固有词	(62)
二、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	(62)
第三节 语法变异分布考察	(65)
一、语气词“萨”、“嘛”、“呢”	(65)
二、起外部形态作用的“走”	(66)
三、“来”、“给”	(66)
四、判断动词“是”的省略	(66)
五、介词的省略	(66)
六、谓宾倒置	(67)
七、状语语序不当	(67)
八、补语用作状语	(67)
九、“把”字句的泛化	(67)
第四节 Praat 语音软件对声调的验证分析	(69)
一、语料的形成	(69)
二、音高参数的选择及标注方法	(70)
三、结果的统计分析与讨论	(73)
第四章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归因分析	(107)
第一节 单因素方差分析	(107)
一、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	(107)
二、语言变异的环境因素	(132)
三、语言变异的社会心理	(190)
第二节 多元回归分析	(210)
一、社会身份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211)
二、社会环境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217)
三、社会心理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241)
第三节 语言变异的综合分析	(248)
第五章 结语	(251)
第一节 研究的总结	(251)
一、方法	(251)

二、结论	(252)
第二节 研究的反思	(256)
一、研究选题的反思	(256)
二、材料方法的反思	(257)
三、研究过程的反思	(257)
参考文献	(259)
附录：调查问卷	(269)
后记	(280)

第一章 概 说

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认知工具，文化的载体、信息（知识、情报、资料）的载体^①。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联系日趋频繁，人们势必选择一种语言作为通用于各族成员的共同语，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生产方法和科学技术也成为人们选择交际语言的条件。汉语作为国内使用广泛、社会价值较高的语言，在社会中担负着重要的语言功能，从而成为各民族交往的媒介。少数民族从自身的发展中也体会到，在我们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要迅速地发展和繁荣，除了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外，还有必要学习汉语和汉字。

目前，在新疆，维吾尔族为了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本民族、本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学习使用汉语普通话及规范汉字的现象很普遍。在用维吾尔语授课的学校，从小学三年级至高中都设置了汉语文课程。汉语普通话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学生到内地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并成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第一节 乌鲁木齐市概况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和信息中心。乌鲁木齐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海拔 680—920 米，处于东经 86°40′—88°58′ 和北纬 42°45′—44°08′ 之间。乌鲁木齐市总面积 11793.71 平方公里，市区东

^① 《语言学百科词典》第 444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年。

西宽 2—6 公里,南北长 16 公里。^①

乌鲁木齐市行政管辖七区一县,七区即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达坂城区和东山区,一县即乌鲁木齐县。

乌鲁木齐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满、达斡尔等十三个主要民族。据第五次人口统计,乌鲁木齐全市人口为 208.2 万人,各民族构成成分在其居民中都占有一定比例,其中汉族人口为 156.9 万人,占总人口的 75.4%;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51.3 万人,占总人口的 24.6%。维吾尔族人口为 26.6 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51.9%,占总人口的 13%。^②不同的市区,其民族人口构成不一致。如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中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较多;东山区以回族人口分布较多;新市区是乌鲁木齐工业、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和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的集中地,以外来移民为主;头屯河区以重工业为主,人口构成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达坂城区还定居着一定数量的哈萨克族居民。

“乌鲁木齐”是蒙古语“优美的牧场”之意。2000 多年前,这里曾是游牧民族生息之地。历史悠久的乌鲁木齐,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必经之路。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政府设立的西域都护府,曾置戊己校尉在乌鲁木齐近处的金满(吉木萨尔)设营屯田,维护丝路北道安全。隋代设有“互市”(贸易市场),隋代和内地频繁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带来了中原文化。唐贞观年间,先后在今达坂城和乌鲁木齐东南一带设西河县和轮台县。明代又在今九家湾一带修筑城堡(可惜早已毁弃)。清乾隆 23 年(1758 年),在乌鲁木齐河以东修筑土城,作为驻军营垒,这是乌鲁木齐最初的城市雏形。乾隆 28 年(1763 年),又于土城以北筑造新城,定名“迪化”(启迪教化,带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含义)。光绪 10 年(1884 年),新

^① 《乌鲁木齐市志》(第一卷 总类),乌鲁木齐市史志办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乌鲁木齐卷》,第 12 页,乌鲁木齐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

疆建立行省，省会即设于此。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54年，人民政府改“迪化”为乌鲁木齐。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首府仍设在乌鲁木齐市。^①

乌鲁木齐的语言环境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多民族语言共处，多汉语方言相间。乌鲁木齐的各民族除回族和满族外，多有自己的语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使用维吾尔、汉两种语言文字，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从当前情况看，在全国范围内，普通话的市场价值要高于民族语言。由于人口因素，加上汉语强势的社会文化功能，因而乌鲁木齐市使用汉语的人口占绝对优势。普通话是乌鲁木齐市各民族居民的主要公共交际语言，其次是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客居方言及新疆汉语方言，再次是双语、双方言的使用。乌鲁木齐双语学习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一面倒”的状况，即少数民族努力学习汉语。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对大西部的奋力开发，作为乌鲁木齐主体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逐步认识到汉语在社会交往和经济、文化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要尽快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加速新疆建设的步伐，就必须努力学习、掌握并使用汉语。因而，在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大多不同程度地通晓汉语。这样，维汉两种语言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以借词最为明显。

本文想讨论的正是作为主体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使用汉语的情况，具体地说，他们使用一种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特殊的汉语系统，这种语言系统是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民族痕迹的汉语，这种特殊的系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人们单凭自然听感就可辨认话语者的民族身份，可以说，这种汉语是打上少数民族烙印的体系，它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步向汉语目的语过渡。它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但也有自身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阶段性特征，我们把它叫做“维腔维调”式汉语，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乌鲁木齐卷》，第12页，乌鲁木齐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也叫“非标准普通话”、“中介语”，社会语言学把这种现象称为“语言变异”。维吾尔族使用的汉语带有地区性和民族特色，这种特色又具有规律性和系统性。可见，维吾尔族使用的汉语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或语用失误问题，而是多种信息组装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语言学这一新的角度来研讨这一问题。

第二节 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现状

一、关于“非标准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我国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国家和地方的法规、规章上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为国家语言文字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普通话的定义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确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增补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使这一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对普通话进行了规范。^①目前实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执行的也是这一标准。由此可见，共同的语言和规范化的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一定的规范就不可能做到语言上真正的共同。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在现实的语言交际中不难发现，普通话的运用呈现出的是一种层级变化的状况。从普通话运用的具体实践来看，并非所有的汉语使用者都是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带有汉语方言特点和说话者母语特点的普通话大量存在。陈章太先生在《对普通话及其有关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对普通话使用的现状界定为：“普通话是一个有统一标准的语言系统，又是一个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语言体系，具体由标准普通话和非标准普

^① 于根元主编：《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26—128页。

通话构成。标准普通话主要用作推广、教学普通话的标准，非标准普通话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是方言母语（一般认为，母语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母语指首先学会的用以和他人沟通的话——方言；广义的母语，包括这个方言所从属的民族语言。在本文中使用的是狭义的母语概念）和其他语言母语向标准普通话过渡的中间状态，其成分比较复杂”。^①

目前我国存在三类“非标准普通话”：一是使用汉语方言的汉族人学习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时形成的；二是母语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普通话时形成的；三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普通话时形成的。本选题的题目是《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属于第二类，指的是维吾尔族人使用汉语普通话时形成的“非标准普通话”。

二、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状况

（一）历史回顾

公元前2世纪，汉相张骞出使西域，汉语言文字随之传到西域，前60年（神爵二年）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汉之号令颁西域”汉语言文字成为当地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汉书·西域传》所谓“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王侯，王，皆佩汉印绶”是西域各国接受汉朝统治，置译长行用汉语文的正史记载，众多出土材料，更从各个方面证实了汉语文的行用。如沙雅县于什格提古城出土“汉归义羌长印”，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出土70余枚屯田汉简，尼雅东汉墓出土“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汉字锦等等，都证实当地官府、军事据点、商业用品中汉文的使用，尼雅还出土一件汉简，大约为礼品木牌，上有“休乌宋耶谨以琅一致问（面）小子九键持一（背）”及“且末夫人”等汉字，则是汉语文深入到一般土著居民生活中的明证。

两汉以后，汉语文化在西域通行，如高昌地区（今吐鲁番）汉族是当地的一个主要民族，汉语中文始终是这里的主要语文。9世纪

^① 陈章太：“对普通话及其有关问题的再思考”，《语文建设通讯》2000年（7）。

回鹘人统治此地之后,汉语文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篆刻的《高昌王都木萨里修寺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乌兰浩木碑》等等都是汉文——回鹘文合璧的碑铭。13世纪或14世纪的《善斌卖身契》、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号洞窟供养人题记等等,也都是汉文和回鹘文合璧的文献。

鄯善地区(今若羌),汉至魏晋时期,一直为西域长史的驻节之地。境内的楼兰城汉语文为主要语文,这里出土了大量汉简,反映当地军政、经济、文化、刑法、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这里还出土了著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鄯善其他许多地方也出土了许多汉简及“长乐光明”、“延年益寿”等汉字织物。1987年,这里还发现元代汉文文书,说明汉文在此地长期使用。

于阗地区(今和田),2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前用键陀罗语佉卢文,5—10世纪改用于阗塞语文,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流行吐蕃语文,但无论怎样转换变化,汉语文都一直通行使用,大量的出土汉文书,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及同时期的吐蕃文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龟兹地区(今库车),魏晋以来,涌现了一批佛经汉文翻译家,他们对汉文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代表了当地汉语文的最高水平,龟兹石窟留下了许多唐代汉文题记及干支纪年包括唐朝势力退出西域约百年后的丁未(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纪年干支等等。库木吐拉石窟还有汉文、龟兹文、回鹘文三体题记,说明汉文一直沿用到回鹘人统治时代。

汉语文在西域的使用发展,与两汉以后统一国家或集权王朝的推广分不开,唐朝统一西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文的使用,不仅使之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官方语文,而且成为民间交流的工具,西辽虽然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但是汉化程度较深,统治者在西域大力推行汉文化,汉语文得到广泛传播。元朝时期,西域涌现了许多精通汉语文的著名学者,像别失八里人全谱庵撒里“旁达诸国及汉语”,曲先(库车)人盛熙明著《法书考》,研究汉文书法及巴思巴文和梵文,皆是其例。明朝与西域的联系相对少一些,但仍一度控制哈密,并颁给瓦剌部汉文之印,清朝统一西域后,汉语文不仅与

满语文成为官方语文,而且在民间广泛运用。近现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无论有无本民族的语文,汉语文都是重要的通行语文,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重视各民族语文的同时,大力提高汉语文教育,新疆汉语文得到长足的发展。

总之,汉语文自公元2世纪传入新疆以来,历经两千多年,虽然各个时期使用范围和程度不同,但一直沿用不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与西域历史相始终的语言文字。^①我们从以上各个时期各种文种的文献上可以发现,汉文几乎都以双语的面貌出现,也就是说,维吾尔族从汉朝起就开始了学习汉语的历史。

(二) 研究疏理

维吾尔族学习汉语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对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却开始甚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外汉语教学界引入中介语理论后^②,偏误分析受到新疆学者的普遍重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还出版了徐思益先生等著的《语言的接触与影响》。总的来说,对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偏误研究主要是在维吾尔族学生中进行的,方法基本上都是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这方面的论文有:田世棣《关于维、哈族学生误读汉语普通话词语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3)、李祥瑞《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话的一些影响》《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1988.3)、高莉琴《维吾尔人说汉语的语音特点》《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1990.3)、张静《维吾尔母语对汉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1992.2)、周美妮 董广枫《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偏误纠正方法》《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1993.3)、董广枫《维吾尔族学生学汉语偏误与纠正方法》《新疆大学学报》(1993.3)、镒鸣《对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的错句探析》《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1996.2)、张洋《论新疆汉语方言的维吾尔

①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7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吕必松先生在《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3,2)中称: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特有的一种目的语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和交际等方面既不同于学习者自己的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一种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逐渐靠拢的动态的语言系统。由于这是一种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系统,所以称为“中介语”。

语借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白丁《试谈语言学习中的偏误及其作用》《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1998.3)、曹春梅《维吾尔族学生汉语发音特点分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2)、李宏梅《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问题讨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0.1)、蔡崇尧《对维吾尔族学生汉语学习中偏误的分析》《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2000.1)、马德元《学生母语对汉语教学的负面影响》(上、下)《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2000.1.2)、高莉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语音研究》《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2000.2)、徐思益《试论语言的民族变体》(上、下)《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2000.4 2001.1)、薛玉萍《浅析维吾尔语对新疆汉语的影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1)、杜秀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普通话水平调查研究》《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2004.2)、康健《中介语理论视野下的维族学生汉语学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4.4)、陈燕《新疆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发音偏误分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2005.4)、陈燕《谈谈对新疆维吾尔族学生进行声调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2)、顾英华《少数民族学生作文中的汉语偏误分析及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2)、闵爽 沈利德《新疆汉、维语言接触中部分语法现象探讨》《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海峰《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语言偏误的表现形式及其存在价值》《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2005.2)、朱学佳《维吾尔族使用汉语的变异及其规范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5.2)。

这些论文比较近似的特点基本上都是从母语影响的角度探讨维吾尔人说汉语的特征。语音方面:辅音方面主要表现为清音浊化和代替,元音方面主要表现为代替和复元音单化,声调是按照维语的重音读汉语。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田世棣先生的论文。通过让学生读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的《汉语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对其中五百对读混淆的词语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维哈族学生误读汉语普通话词语的一些规律:

1. 声母方面: (1) 用母语的 p [p'] 和 b [b] 代替汉语的 f [f]; (2) 用母语的浊颤音 r [r] 代替汉语的浊擦音 r [$ʒ$]; (3) 用母语中的舌叶音 [d_3] [t_3'] [j] 兼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舌面音 [t_3]

[tɕʰ] [ɕ]和舌尖后音 [ʈʂ] [ʈʂʰ] [ʂ];

2. 韵母方面: (1) 用母语中的舌面元音 [i] 代替汉语普通话中的舌尖元音 [ɿ] (前) 和 [ʊ] (后); (2) 介音脱落, 这是由于维哈语中没有介音; (3) 把汉语的复韵母误读为单韵母, 这是由于维哈语中只有单元音没有复元音;

另外, 受新疆汉语方言的影响有前后鼻音不分的现象。

这是较早的一篇从维哈语和汉语两个语系内部入手探讨维哈族学生说汉语普通话发音不准的文章, 同时提出由于社会的发展使汉族和维哈族的交往日益频繁, 因而汉语方言是造成维、哈族说汉语普通话不准的外部原因, 这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词汇和语法偏误是学生出现偏误最多的项目, 对学生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偏误进行研究也是一直以来偏误研究的重点。从以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词汇和语法偏误研究方面的, 当然这跟词汇和语法是比较复杂的系统, 学生最易出现错误有关。

这里还要着重提的是徐思益先生等著的《语言的接触与影响》,^①这是一部系统研究维吾尔族人学汉语的专著, 该书从母语对目的语影响的角度探讨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表现, 语音研究的结论: 1. 母语音位替代的音系转移是不可避免的。2. 按照母语的音节结构改造汉语的音节结构。3. 母语声调的印迹对汉语声调的影响。词汇方面则是常常把母语词汇的指称、含义和习惯用法迁移到目的语, 不顾目的语词汇的使用价值, 致使在词汇中留下母语的痕迹。语法方面的研究表明: 1. 受母语语序影响造成偏误与失误。维吾尔语是 sov 结构, 维吾尔人在说汉语时常常把汉语的 svo 结构说成 sov 结构。2. 受母语的影响, 在说汉语时遗漏介词、副词等虚词。3. 受母语的影响, 在使用汉语时过渡泛化。另外, 这本书中有学者还从汉语方言的角度阐述了维吾尔族学习汉语时的地域特色, 这种研究视角也是少见的。可以说, 这本书是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著名学者陈章太先生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 “过去学术界对新疆的多元语言生活状况, 尤其是双语现象

① 徐思益等:《语言的接触与影响》, 第 1—27 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